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九回 汗馬城黑夜鏖兵 鳳凰山老將破獲

詩曰：貞觀天子看輿圖，遊幸山林起禍波。

可惜功臣馬三保，一朝失與蓋賢謨。

話說那番將心驚膽戰說：「阿呀，我上了薛蠻子的當了。眾把都兒們，這火頭軍如此驍勇，我們守在此總是無益，不如獻城，退歸山林隱居罷。」

這些番兵番將都依言盡開了東城，一擁退歸，自有去處。我且慢表。

再說仁貴見著城上頃刻間並無一卒，就呼：「兄弟們！隨我去看來。」

八個兄弟同了仁貴就進東城，四處查看，並無東邊一卒。就把鳳凰城大開了四門，士貴父子帶領人馬進入城中，紮定營盤，城上改了旗號。九人獻了功，原往月字號營內。張環差人去報知天子，朝廷大悅，傳旨兵馬離了天山一路下來。先鋒接駕進城，發炮安營。士貴又奏道：「狗婿何宗憲，一箭射中鳳凰城，又立了微功。」天子就叫元帥上了功勞簿。張環回到自己營內，傳令三軍拔寨進兵，離卻鳳凰城，一路先行。我且慢表。

單講那汗馬城中守將名喚蓋賢殿，就是蓋賢謨的兄弟，有千場惡戰之勇，才高智廣之能。那一日，正在外操演，才進總府，外邊報進來了：「報啟上將軍，不好了！鳳凰城已失，大將軍帶領兵馬，自去退隱山林了。如今大唐人馬紛紛的下來了。」蓋賢殿驚得面如土色說：「你可知鳳凰城怎樣失的？」

小番說：「那大將軍聞得薛蠻子利害，不與他開兵打仗，設下一計難他，就把鞭梢與他射。那知火頭軍箭法甚高，貼正中了鞭梢，大將軍就獻城而退了。」

蓋賢殿說：「阿呀哥哥，你好人貧志短也。怎的一陣不戰，被他中了鞭梢，就退處隱居？難道困守不得的？把都兒過來，你們須要小心，唐兵一到，速來報我。」小番答應：「嘎，曉得。」不講小番守城。

且表張士貴人馬到了汗馬城邊，一聲炮響，齊齊紮下營盤。過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仁貴通身披掛，來到城邊大喝一聲：「呔，城上兒郎快去報說，南朝火頭軍在此討戰。」早有小番報進總府：「報啟上將軍，城外有一位火頭軍前來討戰。」那蓋賢殿全身披掛，上了雕鞍，出了總府，來至西城。一聲炮響，城門一開，吊橋墜下。有一十四對大紅蜈蚣轎左右平分，豁喇衝過吊橋來了。仁貴一見，喝聲：「來將少催坐騎，快通名來。」賢殿說：「洗耳恭聽，我乃大元帥蓋麾下，加為總兵大將軍蓋賢殿是也。你這無名小卒，有何本領，敢來與魔家索戰？」仁貴大怒道：「呔，你這番奴有多大本事，擅敢口出大言，來阻我火頭爺爺的兵馬？既要送死，放馬過來。」蓋賢殿大怒，把馬一縱，把大砍刀一起說：「照爺爺刀罷！」豁綽一刀，望著仁貴頂樑上剝來。那仁貴就把方天戟噶啷一聲響，鉤在旁首，就把戟一串，望蓋賢殿分心一刺。那一邊大刀噶啷一聲響，這一架在馬上亂晃，兩脖子多震得麻木了。說：「嘎，果然這蠻子名不虛傳。」二人約戰有六個回合，蓋賢殿殺得氣喘噓噓。仁貴緩緩在此戰他，忽見落空所在，緊一緊方天戟，插的一聲直刺進去。賢殿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頭一仰，正中在左肩尖上，一卷一挑，去了一大片皮肉。「嘎，傷壞了，休得追趕。」帶轉馬韁繩，飛也一般豁喇望吊橋一跑進了城，把城門緊閉，往總府去了。外邊薛仁貴大悅，得勝回營。張士貴犒勞酒肉，到前營與眾弟兄其夜快飲，不必細表。

單講汗馬城中，蓋賢殿身坐大堂說：「阿，好利害的薛蠻子。」他就把金瘡藥敷好傷痕，飲杯活血酒，心下一想：「好利害！戰他不過，便怎麼處？嘎，我如今固守此城，永不開兵，看他如之奈何。」算計已定，吩咐把都兒上城，各宜小心把守。再加幾道踏弓弩箭，他若再來攻城，速來報我。

小番答應，自去吩咐眾軍，用心把守。此宵無話。

來日，薛仁貴又來討戰。小番連忙報入帥府：「啟上將軍，昨日的薛蠻子又在城外討戰。」賢殿吩咐帶馬，跨上雕鞍，來到城上說：「蠻子，你本事高強，智略甚好。故取天山與鳳凰城。魔如今也不開兵，固守汗馬城，怕你們插翅騰空飛了進來麼？」仁貴哈哈大笑：「你沒有本事守城，何不早投降過來？我主封你官職，重重受用。你若立志固守，難道我們就罷了不成？少不得有本事攻打進來，取你首級便了。」賢殿說：「憑你怎麼樣講，我等總不開兵。把都兒，你們須要小心，我去了。」賢殿自回衙門。仁貴無可奈何，大罵一場，罵到日已過西，總不見動靜，只得回營。過了一宵，明日同八個弟兄又去大罵討戰，總不開兵，一連罵三四日，原不見有人出敵打仗，只得到中營來見張環。張環說：「為今之計便怎麼處？他不肯出城對敵，他拖遲時日，不能破城，奈何？」仁貴說：「大老爺放心，我自法兒取他城池便了。」張環道：「如此須要竭力。」仁貴退出回營。到了次日，千思百想想成一計，到中營來見張環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小人有個計策，即取汗馬城了。」張環道：「什麼計？」仁貴道：「大老爺只消如此如此，日間清靜，夜內攻城。」張環說：「此計甚好，就是今夜起。」仁貴同進前營。

其夜，張士貴傳令小孩兒張志龍帶領三千人馬，燈球亮照耀如同白晝，去往東城攻打，炮聲不絕，吶喊連天，一夜亂到天明方才回營。那東城頭上三千番兵遭了瘟，一夜不能合眼。第二夜，二子張志虎帶領三千人馬，燈球亮了在南城攻打，齊聲吶喊，戰鼓如雷，直到天明方才回營。第三夜，張志彪在西城攻打。第四夜，張志豹人馬在北城攻打。一到第五夜，四子各帶三千人馬散往四城攻打。這城內人民大小男女，無不驚慌。這些番兵真正遭瘟，日間又不敢睡，夜間又受些驚嚇，那裡敢睡一睡？蓋賢殿又是每日每夜在城上查點三通，若有一卒打睡，捆打四十，這些番兵們好不煩惱氣著。不表城上番兵受累。

再表這一夜，又是張志龍攻城。輪到第五夜，四城一齊攻打。自此夜夜攻城，到了十九日，薛仁貴先已設計：這一夜大家不攻城，安靜一夜再說。

城上番兵說：「哥呵，為今之計怎麼處？他日間不來攻城偏偏多是夜裡前來出陣。我們日間又睡不得，夜裡又睡不得，害得我們二十夜不曾合眼，其實疲倦不過的。」又一個說：「兄弟們，倘今夜又四城來吵鬧，那裡當得起？」

說話之間，天又夜了。大家各各小心，守到初更，並不見動靜；守到半夜，不見唐兵前來；守到天明，也無一卒到來攻城。大家雖只不睡，到也快活。說：「唐軍人馬亂了這許多夜深，也辛苦了，諒今夜決定也不來的。」且按下城上眾兵之言。單講到仁貴暗想：「那番邦人馬二十天不睡，多是人困馬乏，疲倦不過的了。」忙與眾兄弟商議一番。直守到二更天，城上番兵明知不來，大家睡了。二十天不睡，這一夜就是天崩地裂也不曉得的了。

再說城外薛仁貴引頭，九個火頭軍多是皂黑戰襖，開襠褲。因要下水去的，故此穿開襠的，恐其袋水。各各暗藏短兵器，拿了雲梯，九人多下護城河去，上了城腳下。一邊張士貴帶人馬，照起燈球亮子在西城，長子帶三千人馬在東城，次子帶人馬打南城，四子守北城，把燈球照耀如同白日，真正人不知鬼不覺。姜家弟兄扒東城，李家弟兄扒南城，王氏弟兄扒北城，薛、週二人在西城，各處架雲梯扒城。先說仁貴架著雲梯一步步將上去，周青隨後，薛賢徒在底下行將上來。這薛仁貴智略甚高，先把一口掛刀伸進垛內，透透消息，並無動靜，方才大膽。兩手搭住城牆，一縱跨進城牆，遂曳住周青也吊了進去。薛賢徒也縱進裡邊，看一看好像酆都地獄內一般，那些番兵猶如惡鬼模樣，也有睡的，也有靠的，也有垂落頭的，盡皆睡著不知。三人把兵器端在手中，仁貴說：「你兩個各自去殺四城番兵，我下去斬了蓋賢殿，再來領你們出路。」那個仁貴往城下去了。這周青、薛賢徒大喊一聲：

「呔，你們不必睡，我們火頭軍領人馬攻破城頭，殺進來了！」一聲喊叫，下面張環帶領兵馬，炮聲一起，齊聲吶喊，戰鼓如雷，在下揚威。城中二人提刀提鋼亂打亂斬，唬得番兵沒頭沒腦，有路無門。只聽南城一聲炮響，下邊吶喊助戰，上邊也在那裡殺了。東西二城，盡皆喊殺，連天炮聲不絕。殺得番兵奪路而走，也有墜城而死，也有墜城而跑。也有斬下腳的，也有劈去脖子的，也有

打破天靈蓋的，也有打壞脊梁骨的。周青舞動雙鏢，一路的打往南城去，李慶紅殺往西城來，李慶先使動板斧殺至東城，姜興本反殺往南城，姜興霸殺到北城，王新溪殺至東城，王心鶴舞動雙錘打到西城，薛賢徒追到北城。

八個英雄在四門殺來打去，這幾千番兵遭其一劫了。

又要說到總府內，蓋賢殿靠定案桌，正在打睡，忽夢中驚醒了，只聽外邊沸反滔天，震聲不絕，說：「阿呀，不好了！上他們計了。」跨上雕鞍，提刀就走。才離總府，那知仁貴躲在暗內，跳上前去一刀，砍於馬下，取了首級就走，殺上城頭，大半死在城內，一小半要逃性命，開了四城而走。不道城外伏住人馬反殺進城，走的皆喪九泉。

士貴領人馬進了城，四面八方把這些番兵殺得乾乾淨淨。東方發白，一面安營，一面查盤奸細，城頭上改了旗號，把四門緊閉，方才犒賞火頭軍一番。連忙修成本章，差人送往鳳凰城，不必表提。

單講鳳凰城內，貞觀天子駕坐御營，同徐茂功、敬德正在說起張士貴攻打關頭，去有二十餘天，不見報捷，未知勝敗如何。說話未完，忽有守營軍士呈上張先鋒本章，天子展開一看，方知汗馬城堅守難破，虧他門婿何宗憲用盡心機，夜駕雲梯進城攻破，已取其地方，延拖時日，望王恕罪，許多言語。軍師與元帥同觀，尉遲恭就把功勞簿記了功。

天子心下暗想：「不知東遼還有多少城池未破？待朕取出東遼地圖一看就知明白。」天子降旨，茂功取上地圖，天子展開細看，從黑風關、獅子口看起，一直看到鳳凰城，上邊載得明白。鳳凰城南首不上四十里之遙，有座鳳凰山，上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還有鳳凰石，石下鳳凰窠，窠外有鳳凰蛋，此乃東遼遊玩地方，古今一處聖跡。不覺惹動聖心，開言叫聲：「徐先生，朕在中原常常看此地圖，只有鳳凰山古蹟甚好遊玩，只因遠隔東海，難以得到，故不說起。如今天隨人願，跨海徵東，以取鳳凰城，只難得此地四十里之路，朕意欲遊玩此山，看看鳳凰蛋，不知怎麼樣的，先生你道如何？」茂功聽見此言，不覺吃驚，心中一想：此番帝心不轉，老將就有災難了。但天機不可洩露，連忙回答道：「陛下既有此心去遊玩，但恐鳳凰山有將把守，必須要差能幹大將探聽過了，然後可去。」那下邊這班老將們，聽得天子要到鳳凰山去看看鳳凰蛋，大家多是高興的。平國公馬三保走上來說：「陛下要游鳳凰山，待老臣先去探聽個虛實，前來回復我主。」天子說：「既是馬王兄前去，須要小心，速去速來。」

馬三保答應下來，結束完備，上馬提刀，帶了部下軍士，出營就走。一路上好不快活，心內想：此去若無守將更好，若有守將，即使開兵殺退番將，看個仔細，何等不美也？不枉了隨駕過海這一番跋涉，回朝去也好對故鄉親友說說海話。一頭思想，一路行去。忽抬頭遠遠見鳳凰山，加鞭趕近，果見山腳下有營帳紮在那裡。你們道什麼將官在內？就是鳳凰城守將蓋賢謨。他領兵隱在此山，暗中差人各路打聽大唐天子消息，預先有報。賢謨曉得大唐老將到來，便暗中使計停當，然後上馬端兵，衝出營來，大喝：「呔，南朝老蠻子，既到此地，快快下馬受死！」馬三保聽言，抬頭一看，阿唷，你看來將生來黃臉紫點斑，眼似銅鈴樣，兩道赤眉毛，獠牙，獅子口，招風大耳朵，一部火練須，頂盔貫甲，坐下金絲馬，手提混鐵鞭。馬三保看罷，大喝道：「呔，我砍死你這狗頭！本藩奉天子旨意，要來遊玩鳳凰山，你還不早早退去，擅敢前來攔阻麼？快來祭我寶刀！」蓋賢謨道：「此座鳳凰山，乃是我東遼一點聖跡，就是我邦狼主尚不敢常去，你們是中原蠻主，擅敢到鳳凰山麼？分明自投羅網，只怕來時有路，去時無門。敢來誇口？」馬三保大怒說：「番狗兒，休得自強，看刀！」催馬上前，把大砍刀一起瞎掉一刀，剝將過去。蓋賢謨把鞭噶啞一聲響架開，馬打衝鋒過去，帶轉韁繩，賢謨提鞭就打，三保急架相迎。二人戰到個十六回合，馬三保年紀雖老，到底有本事，殺得蓋賢謨呼呼喘氣，有些招架不住，把鞭虛晃一晃說：「老蠻子果然好利害，不是你的對手，我今走也，休得來追。」帶轉馬，豁喇喇望營前就走。馬三保把大刀一緊說：「你要往那裡走？我來取你之命了！」就拍馬追上前去。才到營前，不防番將私掘陷坑，誰知馬腳踏空，哄嚨一聲響，連人帶馬翻下坑中。那些番將上前，把撓鉤搭起，背縛綁了進營來。三保挺身立著，大叫一聲：「罷了，上了他詭計。」那曉營外八員軍士見主將綁入營中，明知不好，等他營前挑出首級，好回報天子。等了一回，不見動靜，只得離了鳳凰山，前去報了。我且慢表。

單言營中蓋賢謨擺了公案，帶過馬三保，背身站立。喝道：「呔，老蠻子，今被魔家擒住，見魔還不跪麼？」三保大怒說：「呔，我把你這番狗奴砍死的。我乃上邦名將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怎麼反來跪你們草莽螻蟻？」

蓋賢謨說：「此一時，彼一時。你在唐王駕前誰人不敬？那個不尊？今被擒住，早早屈膝善求，尚恐性命不保。你這等烈烈轟轟，偏要你跪！」三保呼呼大笑道：「我奉天子之命在身，豈肯輕意跪人？我老將軍其頭可斷，其膝不可屈。要殺就殺，決不跪你這番邦狗奴。」蓋賢謨大怒道：「你不跪罷了不成？左右過來，與我砍下二足。」手下一聲答應，兩邊把刀斬將過去，把老將二腿砍下。可憐一位大唐開國功臣，跌倒在地，喊叫不絕。蓋賢謨又吩咐：「將他兩隻膀子割下，抬去撇於大路上。等唐朝這班老將看樣，若到鳳凰山來，又照樣死法。」小番得令，把馬三保割去二臂，抬出營門，撇在通衢大路，前來回報。此言不表。單講馬老將軍一去雙手兩足，心未肯就死。

在道路上負痛有口難喊，有命難救。

再表鳳凰城上，天子與軍師元帥講話，忽有軍士報進說：「不好了。」

猶如心向雲霄去，恍然身落海濤口。